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36

授鷄堂筆記三

徐德明 吳平 主編

學苑出版社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36

學苑出版社

翁元圻 撰

困学纪闻注

二十卷

翁元圻（1761-1837），字载育，号凤西，浙江余姚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授礼部主事，累迁云南广南知府。嘉庆间以镇压贵州苗民、河南天理教，累擢固原提督，封二等男。道光间曾以参赞大臣随攻张格尔。官终陕甘总督。

《困学纪闻注》二十卷，汇集闾若璩、何焯、全祖望、方朴山、程易田、方心醇、屠继序之笺注，加以己见，成此巨帙。其淹贯成一家之言，则李善之注《文选》也。其疏证之旁见侧出，足与原书相辅而行，则裴松之之注《三国志》也。凡原书之引文，均核其本文；其贯履于书已佚，姓氏之就湮者，则博采坠简零篇，力索冥搜，期于心获。於诸说之不全不备者，则下己意补之正之。辞旨和平，不务攻击，是真能为厚斋之学者，是真能读厚斋所读之书者也。是书卷一《易》，卷二《书》，卷三《诗》，卷四《周礼》，卷五《仪礼》、《礼记》、《大戴礼》、《乐》，卷六《春秋》、《左氏传》，卷七《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卷八《孟子》、《小学》、《经说》，卷九天道、历数，卷十地理、诸子，卷十一考史、《史记》正误，卷十二至十六为考史，卷十七至十九评文，卷二十杂识。卷十一「秦废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经世书》只言秦夺太后权，盖实不曾废」，作者据大量事实考证得出秦废太后的结论。卷十二「吴斗南为《汉书刊误补遗》，朱文公答书曰「雁」，作者补注出处，重为句读，可资古籍整理者参考。卷十三「武侯不用魏延之计，非短于将略也，在《易·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作者补充了诸葛亮长于理民短于将略之材料。卷十四「颜鲁公为刑部尚书，有举家食粥之帖」，作者亦详加说明，均可资参考。卷十六《汉河渠考》条，作者引用大量材料，补顾氏之不足。卷十七评文，对《文心雕龙》、李善注《文选》、韩文公《曹王皋碑》等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有道光五年（1825）余姚翁氏守福堂刊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此次影印用道光五年余姚翁氏守福堂刊本。

道光乙酉年開雕

木
學
子
紀
聞
性

餘姚守福堂藏版

國朝全書總目
國朝全書總目
國朝全書總目

康成註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
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

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序云幼承義方晚遇
難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蓋成於入元之

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
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

注不舍晝夜舍字之音孟子註曹交曹君之弟
及謂大戴禮為鄭康成註之類皆考證是非不

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
學光緒注

至如明楊慎陳耀文
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

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抵未可妄
誕以空言又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

概視為舛陋故能兼收併取絕無黨同伐異之
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

牟應龍袁楠各為之序卷端題語尚鈎摹應麟
手書藏弄之家以為珍笈此本乃

國朝間若疎何焯所校各有詳註多足與應麟之
說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相參

證若曠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曠不辨形應

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詬厲考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即不及若璩之一微以其拾遺補罅一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仍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學紀原序

焯焯博學厚齋先生尚書王公以博學雄文聞于時焯焯雖爾雅深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焯焯與書微隱奧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晚歲飛逝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世開按宋德祐丙子昌世甫十歲則此時年五十六書來曰吾父

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為學者今以其書視子幸為序所以作之之意實諸篇端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為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

學紀原序

原序

七

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邃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披閱目力為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觀希世之珍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祿開按元史年應龍傳祖父才仕宋贈光祿

與公之父吏部開按宋史王應麟傳父搆會知徽州民傷為清白太守同年進士開按相得益歡事分之厚不並它人況昭父閉門讀父書

求已志又予所深敬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於不朽焉觀者毋以為僭至治二年秋八月壬辰隆山開按

龍傳先世蜀之井研人後徙居興學其因其所自號曰隆山先生 牟應龍謹識

全云按深澤先生曾祖安道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始自後漢定居於鄆蓋從南渡者也祖賜亮朝散大夫父搆嘉定癸未進士朝請大夫尚書史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弟應鳳同日生亦登宏詞科太常博士子昌世字昭甫以任受承務郎階未及受官國亡昌世子

厚孫字遂初亦有學行嘗為教官次章孫又云黃文獻公作昭甫墓誌述其辭徵碑之言曰士之大節嗣守為難願讀父書求已志以畢此生不願乎外又云昌世卒於泰定四年年六十一關氏以為是年五十六歲者是也書成於泰定二年昌世旋卒

困學紀聞注

原序

四

困學紀聞注

原序

五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大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為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乎聞見之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几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矐目拱手面牆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為恥於是為困學紀聞二十卷具案具字開本誤作其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細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周按王應麟傳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下至泰定二年乙丑整三十年方同序小學雜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同年七十四公長同六歲是王氏生於嘉定十四年辛巳肅政司副使燕山馬速忽公僉事保定孫公懌濟川分治慶元振興儒學始命入梓楠遊公門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所著書進于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楠知先生事最詳俾首為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翰林侍講學士

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楠敘

開按元史袁楠傳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奉定

初辭歸四年卒年六十一諡文
清教蓋作於慶元路家居時
何云袁公於學蓋無所得者以法言況此書亦不類 全云清寧絕不知學
其為史靜清作墓志竟不言其紹朱丁之統其論東發先生亦但稱其清節
而已今其集中亦有發經文字則其墓志其言清寧之堂乃體然於此可惜也
以為先烈又受業深寧門下而以清寧得登清寧之堂乃體然於此可惜也
○元所業錢氏大斯齋研堂集王厚齋先生年考云閣說厚齋生於辛巳
歲卒於丙申歲年七十有六今考延祐四年甲辰其文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
本堂祭厚齋文官稱柔兆潛淵之歲孟冬甲辰其文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
四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年七十四信矣推其生年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
非辛巳歲也本堂祭文又有奉道開講之語則厚齋之卒在是年六月
亥清寧挽伯厚先生詩云秋水學雙蓮英英吐異芬詞章納盡悲禮樂訂河
汾丹詔三軍泣清名四海聞西祭傾落日乘鶴叩蒼雲 晚歲艱難意衝門
老病身勤山迷望帝楚澤痛靈均皮弁終辭召深衣晚任眞蓋棺今已定千
載有遺民 燕說經生監齊講學究輕微言空有意獨拍已無聲墨澤難林
貴青瓊虎觀榮新銘前進士幽抱付誰明 再世登龍舊淵源可再窺西
遺正緒東澗結真知腹筒名空在危梨壽竟違重歌姜薄命寒泪滴塵瓶

原序

Blank columns for the original preface text.

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

時字內名宿麟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
據經史獨為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
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誰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
尚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
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尚此書其後家大人
返里門遠近從游者各以此書來請丹黃大人皆
應之不厭然其本特萬歷間刻者不如詠家所藏
應元路本出尚書兩孫厚孫寧孫手最勝大人自
壯至老手自校讎不啻五六過訛者正之遺者補
之常謂詠曰苟無訛可正無遺可補天下之能事
畢矣雖古人撰著臻此亦難歲丁丑大人間游江
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七條其
辭簡而義精非尚書萬萬不能為也又檢王子充
序水經歷引尚書言有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五
十一字刊本鈔本都失去因知子充當日所見本
尤完善亟為增入歎惋者累日其用心之勤如此
詠以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者彌
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啟來學之博聞
其在斯乎夫校定書籍故非易自劉向揚雄方稱
此職世豈有其人哉要事求有據不敢憑臆以決
亦可矣小子紀其緣起庶以正世之君子詠遂拜

原序

Blank columns for the original preface text.

而書之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男詠謹識

國學紀聞注

原序

狀

幼承義方晚遇艱屯
炳燭之明用志不分
困而學之庶自別于
下民開卷有得述為
紀聞深寧寡識

微君欣然如其請蓋微君曾兩遣人至鄞縣訪其裔孫求行狀墓銘神道

國學紀聞注

九

碑以補宋史列傳之譽不可得又欲繪其遺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蹟繪前志也周詠臨井記○元折衷全謝山宋尚書王伯厚先生書像記云同學葛君吳亭為子言榆英耶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觀之須臾惆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之也

困學紀聞三箋序

深寧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見。其存者玉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於玉海之後者十餘種。而碎金所萃。則為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與博難以猝得其來歷。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為之箋。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又補之。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近年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間采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誠後學之津梁也。潛邱詳於考索。其於是書。最所致力。然筆舌冗漫。不能抉其精要。時挾偏乖之見。如力攻古文尚書。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顧何必

困學紀聞注

原序

十

曉曉。攬入此箋之內。無乃不知所以裁之耶。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標置。晚年妄思論學。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氣。不知已之批尾。家當尚有流露。此箋未經洗滌者。歲在辛酉。予客江都。寓寮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冗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攷索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廬見之。嗟賞以為在二家之上。予學殖荒落。豈敢與先輩爭入室操戈之勝。況莫為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箋也。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是書雖經三箋。然闕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

劉者乎。予日望之矣。乾隆壬戌二月。既望。後學全祖望撰。

困學紀聞注

原序

十

困學紀聞注序

姚江翁太常鳳西先生性嗜學不勌而於宋王厚齋尚書困學紀聞尤篤好之嘗輯問何全諸家之說益以己所心得爲之注自通籍以至廩仕敷政之暇丹槩未嘗一日去手歸田後復與同鄉老宿往復商訂始付諸梓爲文凡八十五萬言可謂集大成矣敬弱歲亦嘗留意是編家貧既鮮藏書又厚齋所讀書今多不傳其所稱述之人非皆有專傳專集可以按錄稽者蓄疑於心積數十年無所質正得觀先生書而鶴之蓄疑不決者乃渙然冰釋者然理解也卷帙既富竟月讀始一周其淹貫成一家言則李善之注文選也其疏證之旁見側出足與原書相輔而行則裴松之之注三國志也凡厚齋所引之書與其人靡不觸類引伸核其本文詳其貫履於書之已佚姓氏之就湮者則博采墜簡零篇力索冥搜期於必獲於諸說之不全不備踏駁抵牾者則下己意補之正之辭旨和平不務攻擊是真能爲厚齋之學者也是真能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也厚齋之書由博而約擇之精著書之體宜然也先生之書由約而博語之詳注書之體宜然也厚齋積數十年之功成是書以霑溉後人先生積數十年之功注是書以表章絕學豈直是書功臣卽謂厚齋復生可也敬謝陋何足以知先生

困學紀聞注序

七

惟是嚮所蓄疑藉以解釋師資在是難已於言用敢附名青雲以誌向往之意云道光六年秋七月朔日錢塘胡敬謹序

困學紀聞注序

七

敘

古人學古入官而入官之後仍不忘學仕優則學尚矣顧有儒林之學有文苑之學一則主乎理學經術一則主乎詞章典故學之者宜何從然窮其源流究其義蘊二者非竟判然也鳳西先生數歷中外垂四十年宦轍所蒞宣上德抒下情而暇則說禮樂而敦詩書仍儒者風購書至萬餘卷卿雲輪囷覆護其上燕寢公餘手卷不釋而其生平所最注意者則尤在王氏困學紀聞一書王氏蓋得朱門真氏之淵源者也是書非博物君子不能作亦非博物君子不能注况注於三箋及萬氏集證後也迺博覽羣籍見於是

困學紀聞注

書有足證明闡發者輒手錄爲之條分件繫如肉貫弗約計各門增輯無慮二千餘條其用功專且久而所得若是是豈疏闊夫政事而與經生爭衡哉唯其優也又嘗借其書而觀之讀一書則如讀無數未見之書通一義則足通無數未聞之義前人以儒林而兼文苑後人以文苑而追儒林其有功於先哲而餉遺乎士林也豈徒爲文藝家所取資饜飶枵腹組織華蟲已耶鳳西以經術飾吏治所至政舉而民不擾本乎才而實恃乎學也因優而學因學而仕愈優也庶幾古之才全而學純者歟是用諗乎世之學而仕者道光五年八月望日姻愚弟黃徵又敘

王厚齋先生紀聞一書蓋晚年所著也先生博極羣書入元後寓居甬上足跡不下樓者幾三十年益沈潛先儒之說而貫通之於漢唐則取其核於兩宋則取其純不主一說不名一家而實集諸儒之大成顧徵引浩博粹難探其本源雖以閩潛邱何義門全謝山三先生之淵雅尚未盡詳其出處蓋由宋人著述不能盡傳故也元圻幼嗜此書通籍後備官禮曹嘗質疑於中表邵二雲先生先生教之曰閩何全之評注略舉大意引而不發子盍詳注之使覽者不必繙閱四庫書而瞭然於胸中乎余對曰此非盡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不能也以元圻之淺陋曷足以任此先

困學紀聞注

生曰子姑詳其所可詳其未詳者安知不有好學者更詳之乎余諾之而未敢必其成也丁未之冬揀發雲南從此移黔移楚未嘗不攜此書自隨偶有所得卽細書於簡端顧行篋所貯卷帙無多兼簿書鮮暇不能專心從事然簡端已無餘地因另錄而編次之凡三易稿而仍多未盡庚辰四月改官京秩因得借書於收藏家稍有增補旋自京旋里就正於蕭山王穀騰同年又詳數十條穀騰力勸付梓自念用心數十年不忍棄之敝篋因刻之存於家塾惜二雲先生墓木已拱不及刪其繁而補其缺以至於無遺憾也道光五年春三月翁元圻自識於佚老之巢時年七

凡例

一是書有太原閻百詩先生長洲何義門先生鄞縣全謝山先生評注久已刊行卷中於閻氏全氏語皆全錄何氏注有與閻氏同者則存閻而刪何以省煩瀆

一閻注標閱按何注標何云從其舊也全注則於首一條標三箋本全云以後所云全氏皆三箋所載也其全氏另有所釋而不載於三箋者另標出處以清眉目

一三箋本兼載方朴山程易田方心醇屠繼序諸公之說雖不全錄亦標明姓氏

一近刻有黃岡萬氏集證卷中亦多採錄仍一一標明不敢掠美

一元圻自注見於句下者加案字以別之總注於後者加元圻案以別之仍於上加一○或於自注後更引他人之說者亦加○以別之

一徵引之書不能不刪節字句然有刪字無增字不敢妄竄古書也

一是書就正於同志如歸安葉中丞紹樞江西周孝廉邵蓮正定王刺史定柱上虞王孝廉煦間有論說亦一一附載仍標明姓氏

一元圻仲兄名元堂字緒昌號靜軒長余四歲幼從

之學嘗講授是書有所論說不幸困於場屋年僅
四十四而卒今附載口授之語數則以識鶴原之
感

困學紀聞注

凡例

大

困學紀聞注目錄

卷一

易

卷二

書

卷三

詩

卷四

周禮

卷五

儀禮

困學紀聞注

目錄

禮記

大戴記

樂

卷六

春秋

左氏傳

卷七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卷八

孟子

小學

經說

卷九

天道

歷數

卷十

地理

諸子

卷十一

考史

史記正誤 全云卷首二十八條乃論國策

卷十二

考史

卷十三

考史

卷十四

考史

卷十五

考史

目錄

二十

卷十六

考史

漢河渠 歷代田制 漕運 兩漢宗儒

卷十七

評文

卷十八

評詩

卷十九

評文

何云此所評者應用之文故別為一卷

卷二十

雜識

困學紀聞注卷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易 元圻案宋鄭明老曰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十字 經周易十卷鄭註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 范氏讀書附志曰石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

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元圻案震以

張魏公紫巖易傳語見泰九三象辭 唐開元初禮部侍郎張延達曰宋 臣問古有多難與王版慶啟聖意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 登高轉禍為福云云其知易者乎

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為誠脩其外則為巧言易以

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

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

辭也 三箋全云易以辭為重語意微有病○元圻案宋呂成公東萊易說 曰辭之所發實乎誠敬脩於外而不信於內此乃巧言令色 宋朱

氏震漢上易傳曰上繫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下繫終於六辭語默一也 朱子答華觀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旨則猶恐此等 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達及若如或者詩賦之所詠賦則恐其於乾乾 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厚齋今文古辭之語似與朱子意未合魏鶴 山師友雅言迂更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之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詞章之謂哉厚齋語實本於溫公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而防至

於幾則危矣 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幾次 夫明亂生於治乎時或時或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幾而 不夫者也防乎其防邦家之光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而防是謂易之 大綱 司馬溫公易說曰履霜堅外君子獲愆於未朱杜禍於未萌 楊龜 山易說曰月過日以爲明者也望則與日敵故幾望則不可過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邠原也全身以待時

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元圻案三國 志魏管寧傳 注傳子曰所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 皆招禍之道也又杜襲傳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見奇於 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巖寧謂到收需爲 敬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 呂成

公史說口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原原於于戈膠膠之區乃一一欲以
清遠格之自然相稱其不知其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無咎無譽六四
處危疑之地與六五無相得之義正當如囊之括其口更無一毫露出若有
分毫露出只是招怨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

長草木也不茂原注見韓非解老可以發明貞固之說元析朱

山大學行義曰閩者謂之貞者元之本四庫全書目錄子部法家類
子二十卷馬融非撰凡五十五篇其注不知何人作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

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元析案唐李鼎臣周易象解乾初九注

也又坤初六注下實曰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宋沈括夢溪筆談
曰江南人鄭夫為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
邵子八卦正位圖曰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始復小父母也故能生六
十四卦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

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

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

惟有道者能行之案人間訓云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以陰

陽言日夕易說所未及開按君子終日乾乾為句夕惕若為句

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誤讀屬聯上至王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
之何云以惕為息最為後顧先儒所以不之取宏辭人說經徒欲誇多顯
其耳全云據首條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我禍亦以惕為息考特存取
其除陽日夕之說耳又云漢人皆以陽字連上無異讀者如張嶷班固張衡
文不一而足是必因何以來句法如此不止淮南也但朱子更定於後為衡
方樓山云書有就惕厲之句從厲字終亦有說元析案上術注曰終
日乾乾至於夕惕若厲也孔穎達正義曰夕惕者謂至向夕之時猶懼履
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有危也據其上
下文勢若字宜為語辭諸儒並以若為如似有厲是實無厲也理恐未然
漢淮南子劉安撰漢書藝文志雜家淮南子二十一卷
日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

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

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云亢龍往而不能

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

之神也其惟蜚龍乎案下文云龍能與巨目能與高龍

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曰乘危之危而奪之位是其進不以正也居位
無所建自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自全宋久即歸相印其夷政澤之生
平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然於蘇張則已歿於黃老則尚相又云
賈誼書龍入而不能出之說也澤蓋其時為之○元析案史記蔡澤列傳
澤說范雎引易曰亢龍有悔云云應侯因謝病免相昭王新悅蔡澤澤遂
拜為丞相東周室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歸為編成
君漢書藝文志雜家賈誼五十八篇四庫全書目錄子部法家類新書
十卷漢賈誼撰漢書藝文志目錄云七十二篇劉向定為五十八篇澤寧通書
答問曰范雎發於穰侯主眷說表丞思變計蔡澤循見而不忿開成功者去
之言翻然辭事棄富貴如脫屣也澤也激辭請說讓相印而得之然心邪而
論正其自謀亦以為難謀也脫屣其言幾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龍知
退其全身非幸也駁負而蹟騰升而枯彼藟家覆轍者曾二蟲之無知張華
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觀此則深察非竟許蔡澤以知
易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一崔慎曰君子乾乾光待時故曰勿用干實曰此
文王在表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故全氏以賈生之
言為非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

幾得有喪之理案見外傳陸宣公收復河中後云喪者得

之理得者喪之端下文云故晉勝郭駿范燮其語本此元

案宋吳侍珍珠船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貢撰陳氏嘗錄解
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雜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盡
而周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明曰藝術南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
衣乃成厥名有光覆之庚以口為姓承南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
其姓與名也再案東征死葬其疆文辭屬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四庫
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越絕書十五卷袁宏庚撰其友吳平同定按王充論
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
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變文雅之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
文術之策鄒君高之越絕錄辰生之洞原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
君高帝師也平字所讀越絕錄辰生之洞原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
有退之義也見唐書本傳文苑英華載此表三有字俱作者字唐書陸贄傳
傳曰道有退之道存亡之理得有喪之幾蓋亦取於越絕唐書陸贄傳
贄字敬輿吳郡華山人貞元六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
度支卒官帝崩延齡就上書極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諡曰

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云亢龍往而不能

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

之神也其惟蜚龍乎案下文云龍能與巨目能與高龍

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曰乘危之危而奪之位是其進不以正也居位
無所建自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自全宋久即歸相印其夷政澤之生
平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然於蘇張則已歿於黃老則尚相又云
賈誼書龍入而不能出之說也澤蓋其時為之○元析案史記蔡澤列傳
澤說范雎引易曰亢龍有悔云云應侯因謝病免相昭王新悅蔡澤澤遂
拜為丞相東周室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歸為編成
君漢書藝文志雜家賈誼五十八篇四庫全書目錄子部法家類新書
十卷漢賈誼撰漢書藝文志目錄云七十二篇劉向定為五十八篇澤寧通書
答問曰范雎發於穰侯主眷說表丞思變計蔡澤循見而不忿開成功者去
之言翻然辭事棄富貴如脫屣也澤也激辭請說讓相印而得之然心邪而
論正其自謀亦以為難謀也脫屣其言幾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龍知
退其全身非幸也駁負而蹟騰升而枯彼藟家覆轍者曾二蟲之無知張華
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觀此則深察非竟許蔡澤以知
易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一崔慎曰君子乾乾光待時故曰勿用干實曰此
文王在表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故全氏以賈生之
言為非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

幾得有喪之理案見外傳陸宣公收復河中後云喪者得

之理得者喪之端下文云故晉勝郭駿范燮其語本此元

案宋吳侍珍珠船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貢撰陳氏嘗錄解
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雜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盡
而周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明曰藝術南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
衣乃成厥名有光覆之庚以口為姓承南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
其姓與名也再案東征死葬其疆文辭屬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四庫
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越絕書十五卷袁宏庚撰其友吳平同定按王充論
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
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變文雅之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
文術之策鄒君高之越絕錄辰生之洞原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
君高帝師也平字所讀越絕錄辰生之洞原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
有退之義也見唐書本傳文苑英華載此表三有字俱作者字唐書陸贄傳
傳曰道有退之道存亡之理得有喪之幾蓋亦取於越絕唐書陸贄傳
贄字敬輿吳郡華山人貞元六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
度支卒官帝崩延齡就上書極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諡曰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

幾得有喪之理案見外傳陸宣公收復河中後云喪者得

之理得者喪之端下文云故晉勝郭駿范燮其語本此元

案宋吳侍珍珠船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貢撰陳氏嘗錄解
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雜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盡
而周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明曰藝術南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
衣乃成厥名有光覆之庚以口為姓承南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
其姓與名也再案東征死葬其疆文辭屬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四庫
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越絕書十五卷袁宏庚撰其友吳平同定按王充論
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
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變文雅之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
文術之策鄒君高之越絕錄辰生之洞原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
君高帝師也平字所讀越絕錄辰生之洞原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
有退之義也見唐書本傳文苑英華載此表三有字俱作者字唐書陸贄傳
傳曰道有退之道存亡之理得有喪之幾蓋亦取於越絕唐書陸贄傳
贄字敬輿吳郡華山人貞元六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
度支卒官帝崩延齡就上書極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諡曰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

幾得有喪之理案見外傳陸宣公收復河中後云喪者得

之理得者喪之端下文云故晉勝郭駿范燮其語本此元

案宋吳侍珍珠船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貢撰陳氏嘗錄解
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雜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盡
而周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明曰藝術南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
衣乃成厥名有光覆之庚以口為姓承南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
其姓與名也再案東征死葬其疆文辭屬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四庫
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越絕書十五卷袁宏庚撰其友吳平同定按王充論
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
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變文雅之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
文術之策鄒君高之越絕錄辰生之洞原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
君高帝師也平字所讀越絕錄辰生之洞原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
有退之義也見唐書本傳文苑英華載此表三有字俱作者字唐書陸贄傳
傳曰道有退之道存亡之理得有喪之幾蓋亦取於越絕唐書陸贄傳
贄字敬輿吳郡華山人貞元六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
度支卒官帝崩延齡就上書極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諡曰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

幾得有喪之理案見外傳陸宣公收復河中後云喪者得

之理得者喪之端下文云故晉勝郭駿范燮其語本此元

案宋吳侍珍珠船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貢撰陳氏嘗錄解
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雜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盡
而周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明曰藝術南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
衣乃成厥名有光覆之庚以口為姓承南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
其姓與名也再案東征死葬其疆文辭屬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四庫
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越絕書十五卷袁宏庚撰其友吳平同定按王充論
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
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變文雅之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
文術之策鄒君高之越絕錄辰生之洞原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
君高帝師也平字所讀越絕錄辰生之洞原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
有退之義也見唐書本傳文苑英華載此表三有字俱作者字唐書陸贄傳
傳曰道有退之道存亡之理得有喪之幾蓋亦取於越絕唐書陸贄傳
贄字敬輿吳郡華山人貞元六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
度支卒官帝崩延齡就上書極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諡曰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

幾得有喪之理案見外傳陸宣公收復河中後云喪者得

之理得者喪之端下文云故晉勝郭駿范燮其語本此元

案宋吳侍珍珠船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貢撰陳氏嘗錄解
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雜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盡
而周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明曰藝術南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
衣乃成厥名有光覆之庚以口為姓承南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
其姓與名也再案東征死葬其疆文辭屬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四庫
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越絕書十五卷袁宏庚撰其友吳平同定按王充論
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
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變文雅之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
文術之策鄒君高之越絕錄辰生之洞原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
君高帝師也平字所讀越絕錄辰生之洞原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
有退之義也見唐書本傳文苑英華載此表三有字俱作者字唐書陸贄傳
傳曰道有退之道存亡之理得有喪之幾蓋亦取於越絕唐書陸贄傳
贄字敬輿吳郡華山人貞元六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
度支卒官帝崩延齡就上書極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諡曰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羿莽媧武非常之變于寶之說

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

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

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

李鼎臣周易集解謂此說為長也臣居尊位非是也

宋邵博開見後錄曰女媧不見於書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變也

密曰伊川不滿宜仁故云晉毛伯玉易傳非之曰臣子於君父皆除也

是已何必以女媧武氏當之晉書于寶傳寶字令升新蔡人平社殺有功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

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

失也

何云晉室八子樹兵非不封建也終收琅邪渡江之效則失中有得

全云封建兼有得失郡縣亦然如唐以藩鎮而亡宋以削除藩鎮

而亦亡也與牛封建之初原無先王之

遂蓋制郡縣武備則天子之勢反弱此封建郡縣直兩失之何說

圻紫皇前臨帝王世紀帝舜有窮氏帝嚳以上世掌射正封於錫及夏之衰

自錫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從於商邱依商姓諸侯封錫不傳

民事而信寒泥泥殺羿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界及務使界帥師滅斟灌

斟尋夏帝相哀公二年左傳后緡方緡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

澆使緡求之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

族以收夏遺遺過復禹之績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之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

宣王二相輔之諸侯復宗周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其伯

名和行仁義諸侯賢之厲王奔彘諸侯來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

紀年厲王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馬氏釋史曰莊子稱其伯得乎共

伯亦指此也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編年周召共政未知孰是

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為泰自遷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繫于苞桑三柔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柅一柔方進

而止之也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

元圻案宋樓氏

案此牌字與吉凶者

元

元

元

元